

当理想遭遇现实

When Ideal meeting Reality

陈俊平 阳代娟 Chen Junping Yang Daijuan

“你在学校里接受的设计教育告诉你设计是非常美好的，设计是在创造崭新的事物，但是当你走向社会之后，你会发觉社会跟学校的老师们所描绘的对设计美好的憧憬反差很大。”每当信心满满的“优秀”设计毕业生踏入社会时，便会被告知，你不够专业，你做的设计与市场无关，你得从头学起。这种乌托邦式的设计教育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错位不得让我们认真的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设计教育？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广州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一次毕业设计展览。展览的主题叫“粮民”，“民”指的是一个集体，小范围来说是指整个班，大范围说是指每一个平凡的人。“粮民”即“良民”，意思是每个平凡的人都有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出了环保的概念。在操作模式上，他们借鉴了设计公司的运作方式，把这个主题当作一个项目来做，把全班人拧成一股绳，形成以班为单位的毕业设计模式，借鉴设计公司的管理模式，使每个人既有各自的分工，又能够有效的合作。一个班成了一家公司的样子，大家一起做一个项目的设计。通过全班的合作，不仅顺利完成了毕业设计，最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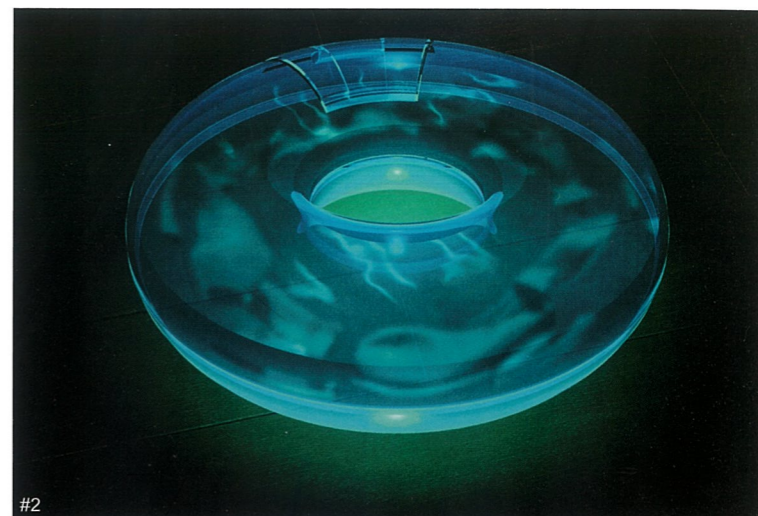
的一点是使学生们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在展出的时候，整个展厅犹如一个大卖场，每一件“粮民”都标了价。为期一个星期的展览，产品全部卖出。

这是一个成功的将商业运作模式带入学生设计创作的例子，既实现了学生自我价值的商业转换，又体现了学生负责任的社会价值观，无疑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整合。而我们再看看川美的毕业设计展。同样，2010年的毕业设计展也有一个主题——对话，但这个主题却显得过于空洞，展出的作品似乎跟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能将其理解为对四年大学生活的一次总结性的展览，其商业意识少之又少。同样都是毕业设计展，但在不同的操作模式和不同的设计意识背后，体现出

来的是我们在设计教育上的缺陷。

当然，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普遍所具有的这种商业意识一方面源自于他们所具有的独特地区优势，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们的创意设计教育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广州美术学院在整个教学和教育的布局等各方面发展上始终把本地经济纳入考虑范围，一些新的专业建设和发展在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会考虑到本地的产业发展和需要。在教学中，也尽可能用课题制的方式跟企业研发的需求整合起来，通过企业定位非常准确、目标非常明确的课题来对学生进行真正实战方面的训练。在他们看来，真正的设计实践并不是做工业设计的需要做一个杯子，就做一个杯子，也不是为现在的市场来做设计实践；而是应该跟据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企业对未来市场的考虑，甚至他想从原创的角度来找到一些东西，这个时候需要对原始的消费者、用户做调查，这就是实践。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设计教学。虽然近几年也在不断的调整思路，加大了社会实践的课程，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目前的设计教学仍然比较侧重于概念教学，强调概念。在概念教学中往往又比较倾向于艺术方面，跟巨大的市场有一些脱节。而实践课方面，在很大也是程度上也是脱离市场的“理论设计”或“模拟式设计”。学包装的不懂材料，不会结构，不会计算成本；学时装的不懂面料，不会剪裁、不懂生产流程，就会画些天马行空的效果图，再就是夸夸其谈说时尚。

如何将真正的设计实践引入到我们的教学，是我们目前急需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学包豪斯，学到了三大构成，却将其中更重要的部分丢失了。当时，格罗佩斯为了弥补艺术教师在技术方面的缺陷，首创了“双轨制”教学，即一门课程由艺术老师和技术老师同时负责。虽然这种“双轨制”教学在包豪斯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之后就被取消了，但在当时所取得的教学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我们所熟悉的赫伯特·拜耶、马谢·布鲁尔、阿尔伯斯……均是出自于这一教学体系的设计大师。或许，有人会质问了，这种教学模式适应于现在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学校的教师来源结构比较单一，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近亲繁殖也比较严重，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并不多。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引入更多有实战经验的教师，利用他们手上的资源，让学生真正的介入社会。虽然目前我们每年也请资深的设计师来学校开讲座、授课，但效果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那么显著，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为这些设计师设置的课程较为随意，并未纳入到我们整个的教学体系中来，而大多数资深设计师也仅仅是将上课当作工作之外的娱乐，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上面。



- #1 动物潜水衣
- #2 洗衣机
- #3 3人露营帐篷

当代美术家